

虹影 我是河流的女兒

《女性的河流：虹影詞典》是虹影將多年來文學閱讀、創作經驗、生活經歷和人生感悟精心整理和匯聚的「個人經典」。蔣藍在本書的序中寫道，具有詩歌、小說、散文寫作經歷的虹影，宛若三星堆遺址裏的三翅神巫。她的這部語錄體《女性的河流：虹影詞典》，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她的來世與今生紛披而來：成長、寫作、黑夜、性別、幻象、美麗、絕望、叛逆、自傳、他傳、雙語、穿越、閱讀、喝酒、暮然回首……她把自己的生活化作了幾百個指心見性的碎片，碎片中往事相互疊現，從中閃現出過去與今天的交叉影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虹影的寫作一向坦白，她就是一個時光的拾荒者，她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話語。她一併收納了所處時代的生活。

「河流貫穿我的生命及寫作」

著名作家、編劇、詩人、美食家虹影，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被翻譯推介到30多個國家，曾獲得「文化奧斯卡」之稱的意大利「羅馬文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紐約《特爾菲卡》雜誌「中國最優秀短篇小說獎」，《亞洲週刊》2009年全球華文十大小說獎等。

2020年2月，虹影和丈夫從北京往倫敦，因為疫情直到今年才回國，回國之後便馬不停蹄地奔走在全國各地，進行新書的宣傳與推介。虹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虹影詞典》不是泛談，而是談我個人的生活和寫作，這本書是我的人生經驗及創作經驗。」而之所以命名為《女性的河流》，是因為虹影生長在長江邊，「河流貫穿我的生命及寫作，我的詩、我的很多小說都流動着一條河流。河流每夜與我交談，給我新的生命和夢想，我賦予河流人性和永恒，我就是河流。」

虹影的每部作品幾乎都有河流。《飢餓的女兒》是長江上游，《K-英國情人》是長江中游，「重寫海上花」的《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術師》是長江下游和黃浦江。《走出印度-阿難》裏面是恒河。《一鎮千金》和《給我玫瑰六里橋》也有河流。在寫作新長篇《月光武士》時虹影也不經意地想到幼年時在重慶長江邊的日子，想起那種無家的歲月。「人落到一種低處，要麼放棄一切，要麼拒絕一切。我是河流的女兒，我必須活，劫後而生，這就是支撐我往下走的精神，也是解釋所有我的行為和作品的鑰匙。」虹影坦言道。

用寫作緩解內心悲傷

在倫敦的一年多時間裏，虹影及家人搬了四次家，卻始終沒有中斷《女性的河流》和長篇小說的寫作。「疫情期間，我每天上午照常寫作，最初我的書桌是一個燙衣板，後來我把電腦放在廚房工作。」虹影說，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狀態，有一種戰爭來臨的感覺，她覺得如果不抓緊，恐怕來不及寫下。

虹影是位高產高質的作家，疫情期間，不但完成了隨筆《女性的河流》，還有《月光武士》以及一本詩集。「有時候，寫一本書的時候我不會一口氣寫完，而是會打開另外一個文檔，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休息也是一個停頓。我是一個一動筆就能有很多能量的人。」



●《女性的河流》受訪者供圖

18歲時，虹影知道了自己是私生女。這個身份困擾着她，也成為她創作的源泉。通過寫作她不斷走出與回歸，並藉此尋找自己。虹影小時不合群，她和其他人說話，便在一個本子上記錄每天發生了什麼事，期待什麼事發生。小本子並不是像傳統日記，文字不是以第一人稱寫，而是反着寫，歪着寫。「我喝了這杯水，我寫成『他喝了這杯水。』」虹影說，從一開始在紙上記錄生活，不自覺地進行了改寫，為了防範，便有了一種特殊的表達，也因此，「我的日記走向了一種文學創作。」

而她的寫作經歷和對世界的看法都是建立在童年記憶基礎上的。「故事在我記憶裏，通過漫長的時間沉澱，很多時候因為其他事件比這個事件更重要，會自動浮現。當我寫《飢餓的女兒》《女兒花》這兩部長篇時，記憶浮現出大量的信息，在十八歲生日前後的事和四十四歲時母親去世後的事同時出現在腦海裏，朝我對撞來。」

虹影也不會有寫不下去的時候，「我是一個夾在生與死之間的人，太多的悲傷跨過時間襲擊我，這些悲傷就是靈感的來源，用運動和美食甚至旅行都不能驅逐心裏的痛，只有通過小說的形式，用他人的命運，對照自身的命運，得以緩解。」

虹影的父親是1999年去世，母親是2006年去世的。在父親去世後，虹影到他墳前把一本《飢餓的女兒》燒給他，「這些文字好像就是為了跟我父親一個交代：『父親你養育我長大，雖然沒告訴你，18歲生日那天我去見了我的生父，知道你不是親生的，但反而在我心中更重要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之後多年虹影跟母親談論到生父，還有好多家裏的秘密，她都沒法告訴父親，「現在都可以我的文字告訴你，我愛你，永遠愛你。」



●虹影 受訪者供圖

成為母親 理解母親

因為童年的經歷，虹影之前是一個不婚者，也是一個不育者。沒想到命運讓她做了母親。「真是上天恩澤於我。我從小希望父母雙全，家庭幸福，這是我的夢想。但是幸福的家庭真是太少，家庭總是不幸的多，支離破碎。」

在《女性的河流》一書中，虹影也多次談到母女關係。「當母親在2006年離世時，我發現自己其實是個孩子。我有女兒後，感覺這世界，處處充滿驚奇，處處讓我莫名擔憂。」虹影說，「我只期待我的孩子成為一個快樂的人，在遇到她之前我曾經是多麼不快樂。」虹影有那樣的艱苦童年，跟姐姐們擠一張床，共用一雙雨靴，經常吃不飽，被人欺負。自從有了女兒，虹影覺得多給孩子愛和陪伴她的時間，是最重要的。「我在她去英國讀書前，她做作業，她的晚上、周末，我都跟她在一起；學音樂、畫畫、體育打跆拳道，全都跟她在一起。即使我做自己的活動，也帶着她。她跟我走南闖北，見識也不一樣，她跟我的朋友成為好朋友。」

疫情中的故鄉

疫情對每個人都是考驗。在很多年前虹影寫過一個短篇，寫中病毒的人，如何解除病毒，現實中卻不能。因為疫情，虹影在英國呆了一年多時間，「故鄉，只有離開，才明白它的內涵。有一次意外在附近發現一個大亞洲超市，我看到產地是重慶的小尖辣椒醬，一下子站定，彷彿長江水漫過全身。」

一度，虹影也是如張愛玲般的「戀物癖」，喜歡買衣服打扮自己。但疫情讓她「一切從簡」。她去英國只提了一個小旅行箱，只有幾件換洗衣服。「後來居然呆了一年半時間，我穿女兒的衣服。漸漸，對衣服的要求也就減少了，因為倫敦隔離，商店餐館關門。我也就從簡。不過在生活中我要求乾淨整齊，從小母親周末回家，我在父親的帶領下把家收拾得一塵不染。母親回家，她的手專門抹門頂或是椅下的地方，沒有灰，她滿意地點頭。想來她的上升星座是處女。人窮，卻對生活有自己的標準，這才是品質。我們可以穿打補丁的衣服，卻不可以穿破衣服。」

「日劇天王」的書信小說

對日劇迷來說，坂元裕二名字早已耳熟能詳，且儼然如神級聖像，差一點去到供人膜拜的地步。不過坂元裕二的不安於位也是人所共知，少年得志的他早改編柴門文的漫畫《同級生》(1988)及《東京愛情故事》(1991)已揚名天下，後來不甘就此過一生，於是脫離了編劇界，為電子遊戲設計擔當顧問，隔了好一段日子後才捲土重來。與此同時，他仍有閒可以抽空作文學創作，今次介紹的《初戀與不倫》正是其中一本書信體的小說，可說能令人從另一面一睹坂元裕二多元化的創作面貌。

不過終卷之後，不得不承認坂元裕二的主軸創作標籤風格，仍是閃亮明晰，簡言之幾近一揭便便可辨認出為他的作品。最明顯的一項特色，就是敘事者言行心理之間的表裏不一。事實上，這一點即使在坂元裕二的自白書，他也早已坦承。在《劇作家 坂元裕二》中，他在訪問中分析《東京愛情故事》時，

便直言「登場人物不說真心話」成為自己的基調，因為他感受不到角色直接說出自己想法的魅力。讓台詞保持兩重乃至三重意義，就是從《東京愛情故事》開始，簡言之就是讓角色在口頭上說謊，藉此來傳達真正的心意。

坂元裕二也真屬言行一致的人，即若到了近年名作《四重奏》(2017)中，我仍記得家森論高的台詞：「對喜歡的人不會直說喜歡，而會改說和你見面，對嗎？對想見面的人不會說想見面，而會改說要不要一起吃飯？人們都這樣說不是嗎？喜歡對方卻換成了我多了一張票，誰沒幹過這種事？言詞和心情是不盡相同的。說這才不是約會呢，肯定就是約會吧。」見微知著，坂元裕二的個人印記的而且確脈絡分明絕不馬虎含混。

好了，回到《初戀與不倫》中去，小說中的兩個故事，均屬謊言與真心話交織的互動構思設定。《初戀》中的明希及廣志為小學

同學，且都是班上的零餘者，兩人由保持距離到走在一起，直至明希因遷居而分別，成年後再通書信，表面上僅在報告近況，結果在明希遇上危難困惑，廣志再也壓抑不了長年的愛念，挺身而出為明希尋找消失了丈夫，結果也成功完成任務。小說的情節其實沒有多大的新鮮感，坦言之也算是日劇中描寫社會上的零餘者(尤其童年有長期被霸凌的經歷)的慣常手法。小說有趣的地方正好在書信往復中的曖昧性，坂元裕二着重的就是兩人盡量在書信中不觸及問題核心，一直在打擦邊球，繞着圈開聊。在書信中一直保持以上的迷霧曖昧狀態，直至隱藏心意的霧靄到達最大的濃度之際，才在不經意的角落洩露真情，那就是他的必殺技。

在《不倫》的故事中，以上的氣



書評

文：湯禎兆

《往復書簡：初戀與不倫》
作者：坂元裕二
出版社：皇冠文化

息更濃烈，因為史子和健一從一開始正是以是敵非友的關係開始認識，兩人均因為伴侶在非洲下落不明而連繫在一起，稍後才認知彼此的另一半原來正是對方的外遇對象，於是彼此關係逐漸拉近，由受害者成為同流者，甚至合作出書，借伴侶在非洲的經歷來觸動人心而得到豐厚的版稅。書信中插入大量表面上無關痛癢的內容，例如健一多次強調討厭澀谷，但最後兩人經常幽會的旅館正是位於澀谷圓山町(也是兩人伴侶的幽會老地方)。凡此種種，坂元裕二總是在不着邊際的閒聊中先扯下種子，待時機成熟後便收穫現。看他的小說，可以更集中於文字世界的風貌，不用受日劇中的影像左右，更精準接受及品味出他的獨有特質。

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

作者：鈴木敏夫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動畫史一百年，若說吉卜力三巨頭：高畑勳、宮崎駿與鈴木敏夫撐起了半片天一點也不過分。究竟這間最初一個月只能製作五分鐘長度、位於東京市郊的動畫工作室，如何製作一部部膾炙人口、歷久彌新的動畫作品？本書作者為一路支持高畑勳與宮崎駿兩位天才導演的王牌製片人鈴木敏夫。從成立吉卜力工作室前聯手完成的《風之谷》啟航，老少咸宜的《龍貓》、文學性強烈的《螢火蟲之墓》，票房屢創紀錄的《魔法公主》、《神隱少女》，及至近幾年引爆話題的《風起》《回憶中的瑪妮》……鈴木敏夫暢談這兩個風格強烈的靈魂碰撞出來的火花。鈴木同時聊及吉卜力旗下中生代導演近藤喜文、宮崎吾朗、米林宏昌的創作過程。書中滿滿吉卜力十九部最著名作品的誕生秘辛，是一部緊張刺激又有意思的全紀錄，也是喜愛吉卜力動畫的人不容錯過的製片人觀點的吉卜力史。

喜鵲謀殺案

作者：安東尼·赫洛維茲
出版：春天出版



當編輯蘇珊拿到艾倫·康威最新作品的書稿時，她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本小說即將改變她往後的一生。和這位暢銷推理作家合作多年，蘇珊對他筆下的偵探艾提克思·彭德若若指掌。而艾提克思·彭德若系列是蘇珊任職的三葉草圖書出版最暢銷的書。為了工作蘇珊別無選擇，只能忍受艾倫種種惱人的行為舉止。在艾倫的新作中，艾提克思·彭德若來到派伊府邸——一座鄉村內的莊園調查一樁謀殺案。是的，其中有死屍和許多各懷鬼胎的嫌犯。然而隨著情節的推演，蘇珊不禁越來越懷疑，在這份書稿字裏行間隱藏着另一個故事：一個充斥着嫉妒、貪婪、冷酷的野心，以及謀殺的真實故事……互為鏡像的兩個平行世界，交織出雙倍的邪惡；是書中隱藏的字句偷渡了現實？還是現實早已寫好宿命的劇本？

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

作者：方穎聰、陳煒舜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女仔館」一名，今日香港社會恐怕不知所指；但提起其英文全名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則不會太陌生——名校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和拔萃女書院(Diocesan Girls' School)，關係皆與其千絲萬縷。甚至另一所名校協恩中學，也曾與其有過關聯。這所在香港歷史上存在了九年(1860—1869)的學校，對後來的雙語教育、女性教育模式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本書作者搜羅大量罕見資料，以著名書院校史入手，聚焦於女仔館之興衰及其與社會之互動，具體而微地探析香港雙語教育史、香港早期女性教育，以及名校背後的歷史淵源一隅。此外，香港中西混血社群、宗教團體辦學歷史，乃至香港社會觀念的變化等重要領域，皆能從本書中有所發現。

簡訊

安諒《你是我的原型》繪製當代中國風俗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文匯報記者1日獲悉，著名作家安諒「明人系列」精選本《你是我的原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你是我的原型》精選了80篇安諒近年來發表的「明人日記」系列小小說，精華薈萃，堪稱當今小小說文集的佳作。

「明人日記」系列作品是作家安諒近年來精心創作的小小說的集成。它視角新穎、獨特，立足於現實中挖掘，着力於藝術地展現，注意真善美及其人性的微妙，對生活的洞察入微，在隨意和平常中，捕捉新意思，在散淡和習慣中，提煉別致。內容源於生活的素材，地氣充沛，書中人物的笑談，彷彿在讀者耳邊迴響；筆觸細膩、深刻，將時下的世相真切而又藝術地刻畫，繪成一組當代中國的風俗畫卷。

在《你是我的原型》中，作者將情、理、趣融於一體，充分運用小小說的文體特點，以「明人」的娓娓敘述，引人入勝，或展示犀利深沉，或顯露真情婉約，或呈現幽默生動，或表達冷靜凝重，使讀者在輕鬆短暫的閱讀中，會心一笑，催人驚醒，促人感懷，令人欣喜，也讓人深思。

安諒，本名閔師林，上海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經濟學博士。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省市級以上報刊發表各類文學作品，並出版著作三十餘本，國內外報刊時有轉載並多次獲獎。安諒被譽為「新時代的哲思者」，他的作品被譽為當代文壇一股清冽的溪流。



●作家安諒「明人系列」精選本《你是我的原型》

記者張寶峰攝